



執鏢凌波，靜候海息 模範漁民陳明賜的鏢台人生 與永續哲學

文 許成碩 · 圖 漁業署、游忠霖（大山影像工作室）

臺東成功港外，黑潮沿著東海岸向北流。每年入秋後，鏢旗魚船再次出港，船首伸向海面的鏢台，是最容易辨認的輪廓。

115年全國模範漁民陳明賜，十四歲便跟著父親出海，三十多年過去，他仍在這條熟悉的黑潮浪跡間工作。



凝視浪尖的傳承，從尾鰭讀懂海的語言

陳明賜回憶，學生時代每逢寒暑假，他就到父親船上幫忙。第一次出海，他量了一個星期，仍捨不得離船；18歲畢業後正式入行；26歲買下第一艘船。冬季鏢旗魚，其餘時節則依漁況從事延繩釣與鬼頭刀作業。

父親很少逐一講解鏢魚技巧。陳明賜靠著「看眼色」揣摩。旗魚浮上海面時，尾鰭的角度、魚身去向與浪頭的速度，都需在片刻間看清。「看得到，才能追、才能鏢。」同樣跟船的弟弟1個月後轉行，他則把每次出海看到的細節記在腦海。

早年的鏢魚船多由3、4名船員合作，有人掌舵，有人在後方報魚，鏢手立於船首，一人的判斷若有偏差，就可能追錯方向，一鏢落空，當天可能就沒有收入。當時技術只在家族間傳授，他先從較小的魚練起，待父親認可力道與準度，才開始鏢體型更大的旗魚，辨識魚影、駕船追魚、在鏢臺上保持平衡，每一步都得上海練成。

鏢臺上的搏擊，乘風破浪的無聲協作

陳明賜表示，鏢魚先從海面尋找尾鰭。瞭望者辨出方向，漁船追近；待魚再次浮出，鏢手才看得清魚體與距離，有時追了兩三趟仍找不到角度，魚一潛深，就得重新來過。他曾遇過重達200至300臺斤的大魚，舉鏢時，手也會發抖。

他提到，旗魚季約從10月持續至年底。漁船常在清晨4、5點離港，中午前後返港，他1天最

多鏢過5尾，但難免有些時候，找了許久，仍等不到適合出鏢的魚影。

陳明賜形容黑潮是「魚的高速公路」，魚群何時靠近，仍要看洋流、海況與季節。下過大雨，漂流木與廢棄物也會隨水出海；船上遇見能帶回的垃圾，他便順手收起。成功港口較淺，湧浪會增加進出港風險。返港前，陳明賜先在港外看浪，等幾道浪峰過去，再沿較平的水面進港，這叫「選浪」。海況轉差時，小船須提早移動，追魚的時機要判斷，收手的時機也是。

傳統鏢技化作科學標識，擁抱永續的轉型路

陳明賜也曾以鏢魚技術協助大型迴游魚類標識放流，研究人員透過標識器追蹤魚群移動。原本用於鏢魚的眼力與準度，轉入漁業研究時，出手位置還必須兼顧傷口大小，讓魚能帶著標識器回到海中。

捕撈鬼頭刀是陳明賜一年中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，他參與新港鬼頭刀漁業改進計畫，配合填寫漁撈紀錄，也選擇延繩釣作業，不使用大量混獲的流刺網。隨著年紀增長，陳明賜如今已較少挺立於迎風的鏢臺。如果有後輩願意站上鏢台，這位資深鏢手將會告訴他們：何時該乘風追擊，何時該靜心等待，又在何時，必須讓那一尾魚，從容游過。

1 | 陳明賜積極參與鬼頭刀漁業改善計畫。

2 | 陳明賜承襲鏢旗魚技法，延續臺東珍貴的傳統漁業文化。